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第二十三回 幻變真癡生思愛姐 恨成喜好友作冰人

話說拜林對挹香道：「如今你破了鈔，我也不能不說了。方才這些話都是假的，因聽你在書房自言自語，所以與你頑頑。若說愛姐，尚有一個紀君與他契好，你也知道，只怕終身之事，未必全如君意。」挹香聽說，急得他骨軟筋酥，不覺泣下。又想紀君果然與愛卿篤好，曾記有贈句云：「若果芳心能許我，再祈半載耐風塵。」如今被拜林提及，心中恍然大悟，灰了八分，又難掉他。頃刻間百緒叢生，也不飲酒，也不辭拜林，獨自悶悶而歸。拜林與三美談了一回，也是歸去。

再說挹香回歸，坐在書房，覺得百緒紛來，千愁畢集，心中如有所失。長歎了數聲，揮淚成詩一律，以寄其慨。詩曰：

情重應推巾幗尊，教人懷念暗銷魂。
此身倘負三生約，拚死甘酬萬種恩。
翠袖多愁憐薄命，青衫有意恨難言。
夙緣猶恐修來淺，未克常為花下人。

吟罷，又付道：「愛姐雖有情與紀君，然論待我，亦似鍾情於我。況夢中有鈕氏為室之言，其中或有前緣，亦未可曉。但須早為說合，遲不得了。誰人可為此？」想了片時，只得要求拜林去說，庶幾成事。

明日竟詣鄒宅，拜林接入，笑道：「昨日不別而行，莫非捨不得錢麼？」挹香道：「非此之謂也。弟之心事，兄也素知，初道果有好音，所以隨兄細詢；後兄以假明之，弟故悵悵而歸。如今到底非為別事，特欲央兄作一冰人。那愛姐雖有紀君，或有口非心，其意在我。小弟想，若再遲延，恐絕代名姝，要入他人之室矣。望吾兄憑三寸不爛之舌，代弟一探其情，再籌良策。」說著，深深的幾揖。

拜林倒好笑起來，便道：「癡弟，你也太覺心急了。愛姐果有心於你，你也不必著急；愛姐若有意紀君，即竭力說之，也是沒用的。」挹香道：「林哥哥，你的話雖不錯，可知婦人心腸最活，此時間於齊楚，事齊事楚，俱未有定。若不早圖，只怕難了。」

拜林點頭道：「設使愛姐允了，你們二老不知可肯否？」挹香道：「不須慮得。一則父母有愛子之心，二則愛姐的事我也吐過幾句，決無不允，只消吾兄從中幫助幾句，就可成就了。」

拜林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仔肩倒在我身上了。日後事成，何以為謝？」挹香道：「事成之後，弟當叩頭為謝。」拜林道：「香弟的念頭，倒想得十分全美。倘愛姐不允怎樣？」挹香道：「若說愛姐不允，我也柔情看破，色界參開，棄絕塵緣，向深山學道去了。」

拜林笑道：「我鄒拜林自謂情癡無比，那知道你更強爺勝祖，可謂雙絕矣。」挹香道：「你討我便宜麼？」拜林道：「不是，不是。」

又道：「但是，叫我到愛姐那裡如何說法，倒要想個法兒，又不好開口就說做媒之事。」挹香點頭道：「不差。」想一想道：「只消如此這般，就可上場。」

拜林拍手稱妙道：「如此說法，易見其情。這個媒人，諒可成就的了。」挹香便催拜林往留香閣去，又叮囑拜林：「察言觀色，見機而行，早些回來與我細說。」正所謂：

眼望旌旗報，耳聽好消息。

拜林依了挹香，往留香閣去。不一時，已至愛卿家中，愛卿相接，慇懃寒暄細敘。茶罷，拜林道：「這幾天香弟弟來否？」愛卿道：「他已好幾天不來了。」拜林道：「我看他是從去年起始，心裡萬分不樂，我去問他，他總支吾相對。姐姐，你可曉得他到底為著何事？」

愛卿道：「果然他時常到吾處，見他總帶不悅之狀。究竟他為著何事，你們好友總該知道，為何倒來問起我來？」

拜林見愛卿唇槍舌劍，便留神說道：「我有時問他，他說什麼姐妹行中，他有一個最相契者，甚憐惜他難超苦海，又愛著他生就多情。又說什麼有意許終身，難以啟口的話兒。及至問他那位姊姊，他又不肯說了。我想他三幾位姐妹中，惟有姊姊與著月素、素玉、琴音、林婉卿、陸麗仙幾位姐妹最相知。如今素玉、琴音與小素妹妹俱訂小星於香弟，餘者幾位姊姊中，不知他心注何人？所以特來與姊姊談談，或者姊姊知道，沒的待我來做個冰人，替他們成全了好事，免得他們兩造難以啟齒。」

拜林說罷，默視愛卿，見愛卿低了頭，沉吟不語，蓋聽了拜林這番或吞或吐的話，明知有意而來。又想到：「我正欲與挹香訂盟，面談到底草率。他這番言事，必香弟叫他來探我的，我將機就機，露些口風，待他在中間撮合了，再與香弟訂盟未晚。」胸有成竹，便道：「我想香弟若果為此事，也不好怪他。婚姻原不能當面自求自允的。但我看香弟此時也覺應接不暇，功名倒反懈怠。我也幾次勸他，他總迷而不悟，所以我也替他不悅。至於他的性情，果然忠厚。我也閱歷多人，可共患難者，應推他為第一。我素來也是忠厚的，是以極其欽愛。」

拜林聽說「欽愛」二字，便迎機道：「香弟弟忠厚人，姊妹亦忠厚人，自然姊妹欽愛他，他也欽愛姊妹了。」

愛卿聽了這尷尬話兒，面龐一紅，乃道：「香弟此時不樂，君當善言相勸，叫他竭力功名，自然姊妹們肯終身相托了。他若這般閒蕩，自然姊妹們不敢終身相訂了。」

拜林聽罷，了然明白，便道：「姊姊所言甚是。吾去問他一個明白，到底為那位姊姊，問明白了，我再來同姊姊說可好？」

愛卿見拜林能言善辯，心中十分稱贊：「不愧聰明的讀書公子，聽他說話，一無差錯，或真或假，拿把不牢。」便道：「君言誠是，但問明香弟，要來對我說的，不要隱瞞。」拜林道：「姊姊正主，豈有不來相告的。」遂飲了一杯茶，辭愛卿歸。

正是：

全憑三寸生花舌，探得人情徹底明。

一路得意揚揚，抵宅，挹香接見，喜得手舞足蹈，如獲珍寶。便道：「林哥哥來了，所托之事如何？」拜林笑道：「癡郎有福。」挹香便問如何，拜林一一細告，又說道：「古人云：要知心內事，但聽口中言。聽他這番言語，明知托我探聽，他有意露出口風，再去做媒，有詞可說了。」挹香道：「謝天謝地，這個媒人，索性要君去做的了。」拜林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挹香又踞道：「我先請媒人，日後事成，再當叩謝。」拜林看挹香一副癡心，倒好笑起來，挽起挹香。挹香遂命家人治席相款，二人飲到二鼓，方才散席，拜林辭歸。

明日，挹香不見拜林來，便自去看他。拜林便道：「你為何這般性急？你可知『欲速則不達』？如今愛姊已有意於你，你還要性急做甚？」挹香道：「我非性急，你可知『定而後能安』？如今徒托空言，未曾妥貼。你須再去，之後或長或短，吾可放心。」便對拜林作了幾個揖。

拜林只得同他出門，送了他，自己往留香閣來。

再說愛卿，昨日聽拜林一席話，明知挹香使來：「聽他言語奇異，我便露了幾句，諒已對挹香說過，今日他必要來說起姻事，我將什麼言語去答他？」便細細摹擬了一回，道：「有了！他若說起終身之事，我只消如此如此，雖非顯言，宛如終身相托了。日後再與挹香說明未晚。」

正想間，拜林已到，愛卿接進。拜林道：「昨日與姐姐談了半天，我便去看香弟。待他酒後，被我幾句話，他卻和盤托出，盡

告於我。姊姊你猜猜看，他為著何人這般不樂？」愛卿見拜林言語蹊蹺：「要叫我猜，但我那有猜不著的道理。他無非為著我，托你來巧言說合。你既來問我，我怎好說是為我。」只得說道：「君乃一個極聰明的才子，昨日尚且不曾猜著，直至問了他方才知道，教我一個女流，雖與他性情相契，究竟那裡知他為著何人？倒是請君說了罷。」

不知拜林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